

詩觀全集詩釋四

成唯識論詩記（五）

釋註者／演培法師

諦觀全集論釋四

成唯識論講記（五）

釋註者／演培法師

天華出版公司敬贈

成唯識論講記(五)

諦觀全集
E 0021
論釋 4

釋 註 者：演培法師

一套定價：平裝1250元 · 精裝1450元

郵撥帳號：0111208-1號

發行者：李雲鵬

出版者：天華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地 址：地址：台北市士林區忠誠路2段168號1-2樓

電 話：12F, 168 Sec. 2 Chungcheng Shihlin Taipei 11126 R.O.C.

電話：(02)873-6629 (八線)

傳 真：傳真：886-2-8736709

印刷者：電話不通時，請撥查號台

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1679號

民國78年6月一版 · 80月9月一版二刷

HEAVENLY LOTUS PUBLISHING CO., LTD.

2nd Fl, 47 Tien Mu E. Rd., Shih Lin Dist, Taipei Taiwan R.O.C.

TEL: 886-2-8736629 FAX: 886-2-8736709

ISBN 957-665-014-3 N.T.\$1450元(精) · 957-665-015-1 N.T.\$1250元(平)

為尊重作者出版者 · 未經許可請勿翻印

調價恕不另通知 · 未滿三〇〇元者另加掛號費九元

電話更改或不通時，請撥查號臺：104(北市)或105(外縣市)

成唯識論講記

釋寬嚴記

(五)

目

次



卷

九

一一一四五

卷

十

一一一四七—四三五

目
次

一

成唯識論講記(五)

卷九

丁五 法無自性

戊一 牒義標問

若有三性如何世尊說一切法皆無自性？

上來說的三自性，是解釋違教難，這裏說的三無性，亦解釋違教難。前段的三性，說來雖有三種，但皆不離於識，所以不違唯識。正因如此，有人問道：假「若「真如你們所說，「三性」是不離於識的，為什麼「世尊」在般若經又「說一切法皆無自性」？」在道理上講：既說諸法無有自性，就不應說唯是有識；既說無境而唯有識，就不應說諸法無性。這一問難，確實有它的理由，所以需要善為解答。

戊二 舉頌總答

頌曰：卽依此三性，立彼三無性；故佛密意說，一切法無性。初卽相無性；次無自然性；後由遠離前，所執我法性。此諸法勝義，亦即是真如；常如其性故，卽唯識實性。

現在先舉「頌」文加以解釋「曰」：此中初頌四句，總說諸法無自性，並且說明它的所以；次頌四句，是把三無性的各別說明，最後一頌，是明唯識的實性。自『初能變唯三』起，直到現在所說的三性，在境行果的三者來說，全是講的唯識境。但須稍爲分別的：此中的第三頌，是廣明真諦境，以前所有諸頌，則是詳細的說明俗諦境。

「卽依此三性，立彼三無性」，意顯般若經中所說諸法無性，主要不出三無自性，而這三無自性，實是依於三自性建立的，所以三無自性，其體並不離三自性。說三自性是在表門，說三無性是在遮門。「故佛密意說，一切法無性」，意說雖立彼三無性，事實並不是真的全無自性，佛之所以說一切法無性，當知那是依於密意說的。「初卽相無性」，是釋相無自性；「次無自然性」，是釋生無自性；「後由遠離前，所執我法性」，是釋勝義無自性。顯揚論十六說：『頌曰：三自性應知：

初偏計所執，次依他起性，最後圓成實。三無性應知：不離三自性，由相無生無，及勝義無性』。該論長行釋說：『當知無性不離自性，是故先說三自性義。如是卽顯三種無性密意故說』。可說顯揚論所說與本論所說，完全是一樣的。「此諸法勝義」，是說此圓成實性，即是諸法的勝義性，而且是勝義勝義諦，卽此勝義勝義諦，「亦卽是真如」。「常如其性故」，是解釋前句所說圓成實，是真實不虛的。「卽唯識實性」，是結說諸法實性的圓成實就是唯識性。

戊三 解釋頌意

己一 總釋頌意

論曰：卽依此前所說三性立彼後說三種無性：謂卽相、生、勝義無性，故佛密意說一切法皆無自性，非性全無。說密意言顯非了義：謂後二性雖體非無，而有愚夫於彼增益妄執實有我法自性，此卽名爲偏計所執，爲除此執故佛世尊於有及無總說無性。

上來已經舉頌總答，現在以「論」解釋「曰」：所謂三無性的建立，不是依於別的什麼法，而是「卽依此前所說」的偏計、依他、圓成的「三」自「性」，建「立彼後」來所「說」的「三種無」自「性」性。那三種無自性？「謂卽相」無自性

性，「生」無自性性，「勝義無」自「性」性。因爲是這樣的緣「故」，所以「佛」就以「密意說一切法皆無自性」，其實並「非性」是完「全無」有的。換句話說，依他、圓成的二性是有的，真正說爲無性的只是偏計所執。此中所「說密意」之「言」，是「顯」示不是究竟「了義」之談，而是一種方便權巧之說。假使站在究竟了義的立場，要雙明三性三無性，方是不有不無的中道。方便說的意思是：「後一面的依他、圓成「二性，雖」說它們的自「體」並「非」是「無」有的，然「而」由於「有」的「愚夫」衆生，對依他、圓成的二性，沒有正確的認識，就「於彼」上生起「增益」的執著，「妄執有」個「實」在「我法自性」，如是有上加有的妄執，當知「此卽名爲偏計所執」。「爲」了「除」去衆生「此」偏計的增益「執」，所以我「佛世尊」才「於」三自性的「有」體「及無」體上，「總」括的「說」爲三種「無性」。解深密經無自性相品說：『勝義生！非有情界諸有情類，別觀偏計所執自性爲自性故，亦非由彼別觀依他起自性及圓成實自性爲自性故，我立三種無自性性，然由有情於依他起及圓成實自性上增益偏計所執自性故，我立三種無自性性』。就是此意。可見三無自性，不是沒有後二自性，只是沒有最初的偏計執

性而已。

己二 問答別明

云何依此而立彼三？謂依此初徧計所執立相無性，由此體相畢竟非有如空華故。依次依他立生無性，比如幻事託衆緣生，無如妄執自然性故假說無性，非性全無。依後圓成實立勝義無性，謂卽勝義，由遠離前徧計所執我法性故假說無性，非性全無，如太虛空雖徧衆色而是衆色無性所顯。雖依他起非勝義故亦得說爲勝義無性，而濫第二故此不說。

上釋初頌總答，已經告一段落，現在釋第二頌，以別明三無性。怎樣「依此」三性「而立彼三」無性的？這是首要提出來的問題。三性三無性的建立，其關係是這樣的：「謂依此」三性中的最「初徧計所執」性，建「立」那三無性中的最初「相無性」。相無性，在解深密經卷二，具說叫做相無自性性。把無性說爲無自性而更添一性字，是卽指所依的徧計所執性。相是體相之義，意謂徧計所執性，唯在妄情上出現，由於其體相是無，所以說爲相無性。爲什麼要這樣講？「由此」徧計執的「體相」，不論怎麼樣觀察，「畢竟」是「非有」的，猶「如」眼中有病所見的

「空華」一樣。空華在明眼人看來確實是沒有的，但在眼睛有了赤眚的病眼者看來說有，自然是靠不住的。解深密經卷二說：『云何諸法相無自性性？謂諸法偏計所執相。何以故？此由假名安立爲相，非由自相安立爲相，是故說名相無自性性』。

語體釋解釋說：『什麼叫做相無自性性呢？這是在偏計所執相上建立的。爲什麼說這是相無自性性呢？諸法的偏計所執相，是以名計義，以義計名的名義相應法，求它的實自性，是不可得的。常人錯誤認識上所覺得怎樣怎樣的相貌，是由假名所安立的相，不是由自相所安立的相，所以是相無自性性。諸法的本身是這樣，不藉名言假說它怎樣，這是自相安立的法，諸法的本身原非這樣，而藉名言假說它怎樣，這是假名安立的法。自相安立者有自性，假名安立者無自性。勝義諦相品說：『有爲、無爲皆是本師假施設句』；一切法相品說：『如實了知偏計所執相，卽能如實了知一切無相之法』：都是說的假名無實義』。

「依」於其「次」第二「依他」起，建「立」那第二「生無」自「性」。爲什麼是這樣建立的？因「此」依他起猶「如」幻師所作的「幻事」，是假「託衆緣」而「生」起的，「無」有「如」外道所「妄執」的諸法自然而生的「自然性」，所

以也就「假說」它「無」有自「性」，並「非」依他起「性」完「全無」有。所謂生無性的生，假定以生爲自然生的意思，依他起法是從因緣而生的，當然無有自然生起的性，名爲生無性；假定以生爲因緣生的意思，依他起法是從因緣而生的，沒有外道所妄計的自然性，名爲生無性。兩說似乎有所不同，但其要，畢竟不外在於遮自然性，就是妄執的自然性是無有的。解深密經卷二說：『云何諸法生無自性性？謂諸法依他起相。何以故？此由依他緣力故有，非自然有，是故說名生無自性性』。語體釋解釋說：『什麼叫做生無自性性呢？這是在諸法依他起相上建立的。爲什麼說這是生無自性性呢？諸法的依他起相，是依其它因緣的力量有的，不是自然而然的自力有的，約非自然有的意思，所以說是生無自性性。依他緣力而有的法，如無明行的行，是依無明的緣力有的，所以行是依他起。唯識說因緣生法，是依他種子現起的，既仗藉他緣的力量有，當就不是自然而獨立有的了。自然生就是無因生，亦即四生中的自生。自生與自然生稍不同者：無因而忽然現起的，是自然生，有因而與果同，自己生起自己的，是自生。抉擇分說：諸行是緣起性的，由因緣力生的，不是自己生起自己，所以是生無自性性。此中意說：因緣力生的依他起是有

自性的，現在說它無自性，是無自性生的自然性，不是自相安立的因緣性也沒有。

末了「依」於最「後圓成實」，建立那最後的「勝義無」自「性」。爲什麼是這樣建立的？因所「謂」圓成實「卽」是「勝義，由」於它「遠離前」之「偏計所執」的我法性，約它沒有所執的「我法性」，所以「假說」它「無」有自「性」，並「非」是圓成實的自「性」，完「全無」有。在此略爲解釋勝義：勝是殊勝的意思，義是境界或是道理的意思，指圓成實性。圓成實性原是殊勝的根本無分別智所有的境界，所以叫做勝義。如是勝義無性，「如太虛空（喻勝義），雖」說「偏」於一切「衆色（喻依他起）」，而「實「是衆色無性」之「所顯」現的（喻此勝義在依他起上無偏計所顯），所以名爲勝義無自性性。解深密經卷第二說：『復有諸法圓成實相，亦名勝義無自性性。何以故？一切諸法法無我性名爲勝義，亦得名爲無自性性，是一切法勝義諦故，無自性性之所顯故。由此因緣，名爲勝義無自性性；譬如虛空唯是衆色無性所顯，偏一切處，一分勝義無自性性，當知亦爾；法無我性之所顯故，偏一切故』。語體釋解釋說：『爲什麼說諸法圓成實相是勝義無自性

性呢？因一切諸法的法無我性，是諸法的勝義，這諸法的勝義，也可名爲無自性性。法無我性，是一切法的清淨智所緣，所以是一切法的勝義諦性；法無我性，是離去獨立自在的我的自性之所顯的，所以是無自性性之所顯。由此因緣，所以說他是勝義無自性性，不是勝義本身沒有自性，而是約離偏計執後，顯了通達說的。勝義諦相品說：『若勝義諦相與諸行相一向異者，應非諸行唯無我性，唯無自性之所顯現是勝義相』。所以圓成實相的勝義無自性，是離偏計執所安立的，不是在偏計執外，另有一法爲圓成的勝義無性』。又說：『虛空徧一切處而無所不在，所以唯是衆色無性所顯，不是離了無性的衆色，另有一個虛空。一分的諸法勝義無自性性，是由諸法的法無我性之所顯現，徧一切處而無所不在，當知也是如此』。

勝義無性，雖說是依圓成所立，但又不得不說由於依他而立。爲什麼？從遮詮說，無性的無是非義，非勝義性名爲勝義無性。據此而言，依他雖爲有體法，但並不是勝義，所以亦得名爲勝義無性。從表詮說，依他起法「雖」然不是「勝義」，但它確是無漏後得清淨勝智所緣的境，據此而言，所以依他「亦得說爲勝義無性」。從遮詮、表詮兩方面，雖都把依他說名勝義無性，但此中論文唯就遮詮方面，說

依他爲勝義無性，沒有觸及表詮的方面。但在解深密經卷二說依他爲勝義無性，似不同於此說。如該經說：『謂諸法由生無自性性故，說名無自性性；卽緣生法，亦名勝義無自性性。何以故？於諸法中，若是清淨所緣境界，我顯示彼以爲勝義（無自性性），依他起相，非是清淨所緣境界，是故亦說名爲勝義無自性性』。語體釋解釋說：『諸法的依他起相，不是自然生的，由自然生是無自性的，所以說名無自性性。卽此無自然生性的緣生法，亦得名爲勝義無自性性。爲什麼呢？一切諸法中，假定這法是離垢的清淨勝智所緣的境界，佛就顯示它是勝義，否則卽非勝義。緣力所生的依他起相，是世俗智所緣的境界，不是清淨勝智所緣的境界，在勝義諦中沒有依他的自性，所以說名勝義無自性性。說依他是生無自性，約從因所生建立的，說依他是勝義無自性，約所生法的當體建立的』。現在本論說勝義無性唯在圓成，不在依他，究竟是什麼意思？當知若說依他亦爲勝義無性，那圓成實就成第二勝義無性，然「而」今恐依他勝義無性，「濫」彼「第二」圓成勝義無性，所以「此」中但說圓成勝義無性，「不說」依他爲勝義無性。

如上所說的三無性：相無性是指偏計所執，因爲體相是都無所有的，所以它的

無性空，可說非常的明白，沒有什麼諍論的。可是生與勝義的二無性，是依依他及圓成而建立的，但因它們不是法體空無，如直說它的無性空，那就並不怎麼分明。因此，二者的無性空，究竟名爲什麼，這在學者之間，自來就有執空、體空不同的說明。執空說，是說依他、圓成上的妄執完全空無；體空說，是說依他、圓成上有空無之義。要而言之，執空說，認爲生、勝義的二無性，是顯依他、圓成的二自性上，偏計妄執的無有，就是說妄執的空無，是爲執空之說。體空說，認爲生、勝義的二無性，是顯依他、圓成的二自性上的法體，就是法體的空無，是爲體空之說。彼此之間的說法不同，可說是很顯然的。對這執空、體空的二說，各有它們的同情者，就是有些學者隨於執空說，有些學者隨於體空說。執空之義，三性對望而論空有，以依他、圓成上的空爲所執，以依他、圓成上的有爲己自性。因此，究竟論說起來，這與三性對望所談的中道，可說完全同其義趣。體空之義，不是三性對望論空有，而是在三性的一一上談空有。因此，依他、圓成的有不是偏有，而是可存空的義的，這所謂空的義，是依他、圓成體上的義分，畢竟還是空其所執。雖空所執，但因是依他、圓成體上的空，所以把這歸於依他、圓成的體而名體空。因此，如

細論究這個，與在一一性上談中道，可說完全同其義趣。這，既在依他，又在圓成，爲一法中道的空的義，是就皆歸結於偏計空的最大明徵。以此來觀現在所說的體空之空，就是依他、圓成體上的空，亦是完全歸於所執，其理可說確然不動。現在雖存執空、體空兩說，而實終歸於同樣的一途。

如此三無自性的空，專在偏計的妄執，如直說爲執空，固然未嘗不可，但又特說體空，究有如何所顯，這是必然會要產生的問題。現在我們說：假定唯說執空，恐怕會要墮於依他、圓成的法體偏有，難以顯示中道的法體，爲顯依他、圓成的中道非有，所以就把所執空，歸於依他、圓成的體上，特別名爲體空。

關於三無性的說意，在此還得一言的：所謂三無性之說，是一切皆空之義，如以三時教判的範疇來分別，可說相當於第二時不了義之說。正因如此，所以頌文說爲『故佛密意說，一切法無性』。基師述記說爲『總密意說三種無性』。義林章卷一說爲『以顯了言說三種無性非空非有中道教故』。或爲隱密說，或爲顯了說，因此，古來對這異說很多，沒有一個定準。如般若經說諸法皆空，大概唯是止說無性，沒有別說三性上的無性的義分，不用說，這不過是所謂總說密意的無性。如解深